

我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員

清華大學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徐統

(民國 51 年畢業校友)

「時代在考驗著我們

我們要創造時代

革命的青年 快下決心一齊來

反侵略 反殘暴

掀起青年救國的高潮

驅俄寇 殺朱毛

誓復國仇救同胞

團結奮鬥 服從領袖

重建三民主義新中華

讓青天白日滿地普照」

「救國團」慶祝五十週年。唉！日子過得還真快。還記得上面那支團歌剛上市的時候，怎麼轉眼就過了半個世紀呢？那時候它叫「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前幾年改名字，去掉了「反共」兩個字，成為最後一個摘掉「反共」頭銜的組織。五十多年來，救國團這個組織經過了不少變化，摘掉「反共」不過是最近的一變。我沒仔細研究過它的歷史，但是親身經歷的見證，

或許也挺有趣的。聽我道來。

想當年，在下也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員哪！那時候的救國團勢力龐大，領盡風騷。但是我這個團員可沒一點兒風光；我距離政治的核心和報紙的頭版，不知幾千萬里。那年頭，救國團有十多萬團員：全台灣的高中高職男女學生，一律是救國團的團員。那年頭，我的名字上過幾次報（不在頭版），都和救國團有關。頭一次是考上高中，報紙登了榜單，意味著我就要成為救國團的一份子了。還有兩三次，是參加救國團的暑期活動。那時暑期活動期間報紙都闢專版報導，就像現在報導奧運一樣。我在營隊裡參加文的武的競賽，得過幾個獎，因而也在報導之列。



圖 1·筆者的救國團符號

圖 1 是我的團員符號，天天別在制服的胸口。台灣光復以後，早期的高中學生制服是和軍服差不多的：男生戴大盤帽，女生船形帽，青天白日帽徽。領子上金色領章，都是軍服的格式。民國四十五年左右，據說是在

立法院的反對之下，把帽徽改成「學生」兩個篆字，白地藍字。制服的胸口，一邊繡著學校的標誌和學號，另一邊就別這個符號。我沒趕上戴青天白日徽的學生帽，卻撈著別符號的尾巴。

救國團把全國高中生納入編制，每個縣市有救國團的支隊部，學校則是一個大隊。所以我隸屬台北市（還是省轄市）支隊，成功中學大隊（那時不叫「成功高中」，年輕的朋友請別搞錯）。接下來按年級班別編隊：第二中隊第六區隊就是高二己班。區隊之下再分成幾個分隊，一個分隊就是升旗出操時各班排隊的一列。從人數上來比，我們的中隊比軍隊的連大，而區隊和分隊則大致相當於軍隊的排和班。這個符號的背面蓋了訓導處的章，還有發的日期：民國四十九年九月。那時，我們除了知道自己是幾年幾班，還要記得自己是第幾中隊第幾區隊第幾分隊。教官們在集會和軍訓出操時，大都以隊別指揮。

想起戴符號的日子，百感交集。好感壞感都有；好壞都難忘。我們出兵操用的是槍機上扣著防塵蓋的日製三八式步槍。據說這防塵蓋是日軍為了侵略乾燥多風沙的華北而特別設計的。中國人俗稱「三八大蓋兒」，插上刺刀幾乎和我一樣高。男孩子可能天生愛玩刀槍；沒有人喜歡立正稍息向中看齊的基本操，但是發下槍來，人人都興趣盎然。手握步槍，腰掛刺刀，連立正稍息向中看齊都不那麼討厭了。

我們用的還不是普通的三八大蓋兒，它有個特別的名稱，叫「改造七九步槍」。這種槍只供出操用；每學期一次到三張犁靶場（今世貿中心一帶）實彈射擊，用的是「比造七九步槍」。這「改造七九」和「比造七九」，曾經困惑了我一陣子。後來問了教官，才弄清楚，原來三八步槍的口徑是 6.5 毫米（公釐）。勝利後國軍接收了日軍的武器，把槍管通大，以便使用國軍的標準 7.92 毫米子彈。這就是「改造七九步槍」，簡稱「改七九」。不過槍管通大，管壁就薄了，容易炸膛。所以不讓學生用它來打靶。打靶用的是比利時造的七九口徑步槍，簡稱「比造七九」。（當時美軍的標準步槍口徑是 7.62 毫米，或 0.30 英吋。國軍稱之為「三零步」。）

1986 年秋天我去大陸，正逢他們開辦大學新生入學軍訓，我得以參觀解放軍教官帶學生出兵操。口令喊出來，一樣是立正、稍息、向中看齊。真親切！尤其是女教官尖細的口令，叫我想起從前我們最看不起的女生出兵操。休息時我替幾個女生照了相。當時沒有注意，回來沖出照片，才看到她們的槍托上白漆寫著四個大字「嚴禁射擊」（當然是簡體字）。想來也是不堪用的槍，才下放到學校去。海峽兩岸，真是親兄弟啊！

高中畢業二十多年後，我在美國的跳蚤市場上見到一支三八大蓋兒，如見故人，立刻買了下來（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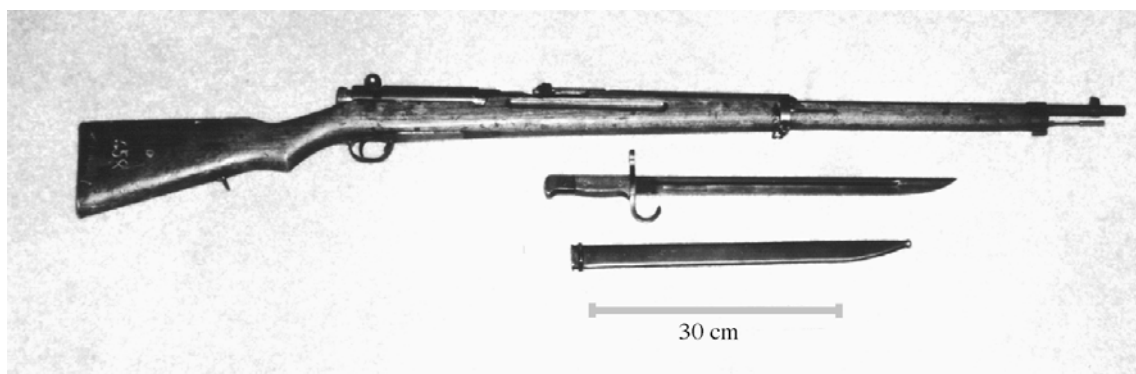


圖 2·筆者在美國跳蚤市場買到的三八大蓋

這支槍應該是美軍的戰利品，原版，沒改造過。我沒有試射過這支槍，但是還能將它分解結合。這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直屬台北市支隊成功中學大隊的教官教我的本事，居然還沒忘光。又過了大約十年，在另外一個跳蚤市場買到了刺刀。槍和刺刀沒法帶回台灣來，都留在美國了。現在我坐在新竹，只能把玩著當年戴的符號，遙想那投身中國青年反共救國的行列，操「三八改造七九」的日子了。

這個符號是布的，黑字藍框。成功兩個大字是紅色的。右邊是四色的救國團團徽，綠地、紅槓、青天、白日。布符號外面還有個塑膠套，背後有兩支小別針，用來別在制服上。符號上緣的中間扎有兩個針孔，可能是開學剛領到時還沒買膠套，就暫時用一支大頭針別在制服上。

我想這應該是末代符號了。因為記得在我畢業之前，這種全國皆兵的做法，又遭到立法院的反對而取消。此後高中學生不再是救國團的當然團員。改成以學校為單位，做救國團的團體成員。學生的軍事化編制和符號

也就廢了。

從高中到大學，我參加了不少救國團的活動：學校裡的軍訓是教育部的軍訓處主導的，我卻是救國團編制內的人員。我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教育部歸救國團管還是救國團歸教育部管。參加的校外活動，幾乎件件與救國團有關。暑期活動裡最紅的外島戰鬥營，我高中去澎湖，大學去馬祖。大學畢業當完了兵，還以社會青年的身分參加金門戰鬥營。那時我軍中的同事有調到金門的。可惜沒機會探訪。但是見到了正在服役的大學學弟。1997年，我參加了一個特別的旅行團到金門三天兩夜。團員有一半是在台灣工作的美國人。第二晚我們在旅館的大廳聚會，領隊要大家說說感想。他要求從前來過金門的人先說說從前對金門的印象。輪到我時，我說了這段經歷：

我參加金門戰鬥營是1968年的八月。十天後結訓，正逢颱風，不能開船。於是我們在島上多留了三天。這三天對我來說是賺到了。因為金門並沒有風。我們不能整天吃飯睡覺，隊職官還是要給我們排節目，好玩得很。八月二十三號是個特別的日子——八二三炮戰十週年。那天晚上我們在擎天廳舉辦晚會。節目完了卻不帶我們回金門中學營地。後來知道，是擔心對面會在這天有動作。直到深夜，看看不會有事了，纔讓我們回去睡覺。就在晚會後「躲警報」的時間裡，來了一位高級長官——蔣經國。他是救國團的創辦人，第一任主任，那時是國防部長。蔣經國穿著草綠色軍服，沒有

標章階級。他同我們說說話，握握手。上台講了簡短的幾句話。二十九年後，在旅行團的聚會上，我按照我的記憶，學著蔣的口音說：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站在這個反共的最前線。敵人就在對面。我們一定要提高警覺，團結奮鬥，來完成反共復國的神聖使命。祝各位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我的報告贏得滿堂彩，連旅館櫃台上的小弟小妹都大力鼓掌。只苦了幾位粗通中文的洋記者。他們對付不了我模仿的浙江口音，只有傻眼。

2002 年為救國團 50 週年而寫。